

李 凌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54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音樂漫談

音 乐 漫 谈

李 凌



音 乐 出 版 社

北 京

DA11/16

音乐漫谈

李 凌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和平门外西琉璃厂17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6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 8印张 167千文字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026·1923

印数：0,001—3,535册 定价1.20元

目 次

略論新音乐	1
我們應該怎样来理解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	9
論新音乐的民族形式	20
中国风	48
新音乐短笔	54
唱法杂談	58
音乐的民族风格杂談	61
音乐的民族风格問題续談	67
菊有多种，顏色不同	82
音乐的民族风格、地方色彩問題杂談	84
漫談音乐的民族化和群众化	96
音乐表演艺术的民族化問題杂談	105
交响乐群众化問題随談	113
歌唱艺术的初步創造	122
談歌剧《刘胡兰》的音乐	131
新歌剧形式問題杂談	138

舞剧音乐随谈	153
--------------	-----

从“千音同声，万声同形”谈起	158
----------------------	-----

音乐创作小谈四篇	169
----------------	-----

1. 状物与描情	169
----------------	-----

2. 小谈音乐的曲体和特点	171
---------------------	-----

3. 各尽所能，各显特趣	174
--------------------	-----

4. 高歌一曲颂东风	175
------------------	-----

谈粤剧音乐的革新	178
----------------	-----

潮剧音乐中的“重六”	184
------------------	-----

轻音乐杂谈	187
-------------	-----

谈轻音乐艺术	190
--------------	-----

再谈轻音乐艺术	198
---------------	-----

古筝演奏的革新者	211
----------------	-----

谈红线女和李月秋的表演	213
-------------------	-----

革新的曲种和演员	216
----------------	-----

发扬聶耳、冼星海的战斗传统	218
---------------------	-----

星海、星海的创作道路及其功绩	228
----------------------	-----

一位勤苦自学的音乐家	234
------------------	-----

消灭黄色歌曲	242
--------------	-----

编后	248
----------	-----

略論新音樂

本文內容：

- 一、新音樂是怎麼樣的？
- 二、新音樂與舊音樂與西洋音樂；
- 三、史的教訓；
- 四、目前需要的新音樂；
- 五、新音樂的前途。

因為本文論列的範圍很廣，並且有許多在樂壇上都未經過討論的問題都須在這裡提及，然而字數又不能過長，因此許多地方只能概括論及。

但是這問題非常重要，我們音樂工作者的心裡，顯然有幾種不同的看法，希望大家對這問題能廣泛深入地進行討論^①。

一、新音樂是怎麼樣的？

在歷史上，常有許多音樂家願意把音樂當作最神秘、最無法把握、最不受任何物質所決定的超人類超社會的藝術，根據這種理論解釋，音樂不僅不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甚至它本身的生存都與社會無關。到了目前，這種音樂至上主義的見解，無疑地已被歷史所否定了，尤其是民族革命戰爭爆發後，敵人的炮火摧殘了中國音樂文化，血的陰影籠罩在每個中國人的身上。許多有天良的音樂家，很早就擔負起自己應該擔負的任務，參加了戰鬥，就是一部分素來對革命很隔膜的音乐工作者，也看清楚自己的前途，改正了過去的觀念，而投身於革命洪流中，貢獻他的力量於國家民族。這是值得

① 本文原為五段，後只刊出兩段就中斷了。

大书特书的。

但，由于这种錯誤观念的生根太深，特别是在某种場合里（革命的逆潮到来时），残留下的死灰又重新燃烧起来了，因此也不难听到这种音乐家又在論說着什么“音乐到底是音乐，他在姊妹艺术中最主观、最自由……所以我們对于战时音乐的要求，决不能同于战时文学或戏剧，功利的眼光是永远不能用以看音乐的。”（《音乐月刊》第一期中的《战时音乐》）

由于这幻梦还依然存在着，也就說明了还有一部分人对“新音乐艺术是什么”、“中国新音乐是怎么样的”这些問題还很模糊，或者陷入了歧途，这些歧誤的見解，越发展下去，就越对国家民族沒有益处，这是要立刻糾正过来的。

我們說：音乐不是什么神秘莫测、超乎宇宙的“上界語言”。音乐所以不同于其他姊妹艺术，只是表現的方法、表現的形式与提炼题材之不同，而对于社会的意义是沒有什么分別的。

高尔基在他的巨著中不仅指出：各部門的艺术为真理而斗争的任务相同，他还說“無論是作为艺术家，無論是作为政論家，都是在把社会成为有意义的东西，把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的可以成为幸福的生活的原理探求出来。”从这簡短的昭示，以及中国抗战音乐之成为人民真正的斗争工具的经验，我們对新音乐的了解便格外透彻。

我們对音乐所下的定义，所理解的輪廓是这样的：

音乐艺术是生根于现实生活中，表現人类的（阶级的）生活思想情感，以完成生活中之某种任务的特殊語言。具体地說，中国新音乐是反映中国现实，表現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生活要求，积极地鼓励組織中国人民起来爭取建造自己的自由幸福的国家，創造

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生活的艺术。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便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不但没有把中国的封建势力毁灭，相反，还扶助它残存着，和它一起来压榨中国的人民。中国人民处在这种几重的残酷的压迫之下，简直不能生活，使得他们不能不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因此作为反映现实、反映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新音乐，也必然反映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这一内容一直贯穿于近十年来的新音乐中而至人民胜利为止。这是新音乐特点之一。

世界人类的明灯再四对他本国的艺术家昭示：“社会主义的内容，应用民族形式表达之。”这个指示与中国今天所提出的“抗日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的口号是一样的真理。

每个民族都保有着深长历史的独特语言与生活习惯。音乐是语言的艺术化，不只与语言的变化不可分离，同时还渗透着浓厚的民族的风尚和感情，我们观察任何民族，他们的音乐都各具有不同的风格，它的音调、节奏的变化，感情的表现，音色的美的标准，还包括生活习惯与偏爱，都有差异。这种特有的形式的形成与创造，不是全无根据，而是为了亲切地表达那民族的情感要求的。在西洋音乐历史上，我们曾见到一些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波兰，……因为当时国内流行的音乐不尽适合于他们这个民族，因之不惜化费许多力量，去发掘民族音乐遗产以创造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音乐来。十八世纪时，许多西方弱小民族，每逢遭到异族欺凌时，他们就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民间音乐，作为号召同族去抗拒敌人的手段。今日的苏联，为了使音乐“真正鼓舞大众，又能为大众所掌握”，更加能够效力于社会主义之建设，以及使音乐能向更高

阶段发展，因此进行着发展、建立各民族音乐的广泛实践；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的建立新音乐的民族形式的探讨与实践，与这种实践同样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与使命。这是新音乐特点之二。

音乐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历史发展到有阶级的社会以后，便和劳动大众脱离，为统治阶级所占有，反过来作为麻醉大众、统治大众的手段，在那样的社会里，高深的音乐艺术，是与大众无缘，大众在无可奈何的压迫下，只好自己创作一些很简朴的音乐，作为工余的慰藉。历史发展到今日，大众已睁开了眼睛，懂得要把音乐艺术拿回来作为自己争取解放的号角，音乐的享受者不能是少数人，而是广大的群众，并且只有大众才是真正的音乐艺术遗产的承继者和发扬者。这是新音乐特点之三。

新音乐既是反映现实，推动现实向前进步，那么，他必然要时刻地站在时代的前面，常常首先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及理想的远景。因此“因为音乐是社会最上层的建筑，所以往往看不出它和社会的关联”（第二期《抗战新歌集》，陈原编）这一解释，应该改正。如果新音乐只是成为时代的尾巴，这便失去了“表现现实”、“推动现实”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苏联音乐为对付未来之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创作出来的《假如明天发生战争》。抗战歌曲，也常有抓住某一可能的前途，而歌唱出《我们不妥协》（王挺词，方冬曲）《不要投降》（鹿麟麟词，武子曲）。从这些创作中，我们可以明白新音乐是应该如何地走在前头，指示着现实进步。

其次，新音乐为要达到改革社会的使命，一定需要常以战斗的姿态出现，时时对旧的腐烂的社会作无情的打击，以消灭它，而鼓励大众不断地向理想前进。这是新音乐特点之四。

二、新音乐与旧音乐与西洋音乐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乐坛上还没有看到一篇较确切的文章讨论过。在一部分国粹派(雅乐派)的认识中，每每把旧音乐当作新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又把西洋音乐当作中国新音乐，虽然也有人立论过“以我们的精神为灵魂，以西洋技术为躯干”，但总没有看见他们明白地指出怎样的灵魂与怎样的躯干相结合。并且因为这种灵魂与躯干的论点机械，不正确，没有生命，结果是无法走得通，于是依然还是中国音乐西洋化。我们根据前段对新音乐所下的定义，这种西洋化音乐已得不到评价，同样，那种古雅清高、与今天人民大众的战斗生活有很大距离的音乐(雅乐)，自然也无法满足我们革命的需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这样的：

第一，新音乐是基于民族音乐遗产上的。

这里我们反对那种“中国没有音乐，要建立中国新音乐，必须把中国音乐忍痛放弃，这样，中国人来学音乐，便一心一意去学西洋音乐”的意见。因为，这种见解，跟托洛斯基主张抹杀苏联各小民族的一切文化语言，跟帝国主义主张消灭“落后的野蛮的黑人”种族，禁止他们结婚，跟日本强盗进攻中国要消灭中国文化的行为很相象。

中国音乐发展较慢，是无可否认的；中国需要建造一种进步的完美的新音乐艺术，这是每个中国人所切望以及中国音乐工作者许多年来所致力标的。但是，这决不是这样方便、简单、不顾一切、砍断历史的发展、抹杀一切优良的传统所能达到的。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有自己不同的国家特质，

更有着优秀的、丰富的民族音乐传统。我们的祖先，不知用了多少心血创造了許多自己的音乐艺术，其间，虽因封建经济的停滞及战争影响而不能顺利地发展下来，甚而有許多已经失传，但是民间还蕴藏着比世界任何国度都要丰富的音乐艺术精华。这些遗产虽然朴素简单，但却具有独特的调式(mode)、表现方法和形式，它的节奏、音色、音的连接、终结法、感情的抒描都和西洋音乐有差别，这种特有的旋法与形式之发扬，不仅是建造新音乐的主要原素，对丰富世界音乐也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它的风格与形式，和中国老百姓有着千百年的姻缘，经过世代流传歌唱，改削淘汰，它是民众生活的真切表现的很适合的形式，他们爱它，演奏起来，就感到有象孩子看见了慈母那样温暖抚爱的动情力量。

我们知道，这些遗产有某些地方已经不够强烈，不够健康，已经不能完全适合表现今天革命生活和情感的要求。也即是说，新的音乐要在今天建造起来，可是，这新的建造决不是凭空去另外造一个，也不是忍痛抛弃，一心一意去另取一个来代替它，这是很错误的。新的建造，是从中国旧音乐里发展出来的，是从中国民间音乐如戏曲、舞曲、山歌、民歌、大鼓词、乐器曲……里去找出优秀的原素特点，如词之描写生活亲切深刻、生动通俗，旋律之进行泼辣、佳趣、秀丽、顺畅，节奏乐器之奇特等，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对雅乐及昆曲……我们也应深入研究，正确地批判它，接受那适用的部分，以充实新音乐。外来的音乐只能刺激并帮助中国音乐之进步，不是拿来代替自己的一切。

第二，西洋音乐对新音乐有什么用处呢？

首先应该了解，我们是怀着战斗的态度来创造新音乐，是为了

使新音乐正确地发展，迅速地发展，而特别强调接受民族音乐遗产的。这自然与那些泥古不化地困在古董圈子里的保守派全然不同。旁人有进步的方法而不去参考是再笨没有的事情，我们不仅认识了要继承民族音乐遗产，发扬民族音乐，同时更应该了解介绍西洋进步的音乐成果作为新音乐的参考，西洋音乐某部分的理论与技术如作曲法、和声学、乐理、演奏方法等，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提高中国音乐水准，参考西洋音乐是必要的。可是，应该批判地去接受。五四运动后，我们的介绍者就是犯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介绍者也提倡新思想，新形式，但是对民族固有的东西一概抛弃，而对外来的东西则无论好坏与否，均原封不动地介绍过来，及到后来，还有人介绍了没落的资本主义的音乐艺术渣滓（如一些恶劣的爵士音乐）到中国来，毒害人民的思想。

有人想用“肯不肯投降西洋音乐”这口号来“促使”人们接受西洋音乐，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肯”，那就一心一意投降接受，这也不对。我们接受西洋音乐不是投降与否的问题，而是为了创造出适合于自己这个民族的音乐，因此当我们介绍的时候，无论理论、技术、创作、器乐，都先得问一问对于我们有没有用，我们不能连人家的渣滓都拖过来当宝贝，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要很小心地去批判接受才行，否则便会中了毒害。同时，学习人家的方法，不是以能够模仿为满足，而应该从学习中去攫取适用的部分，参照自己的固有方法，以创作适合自己的理论与技术。我们把这些外来的遗产介绍过来以后，便想法去消化它，使与中国的遗产及新中国的精神作有机的化合，而不是“灵魂是中国的，躯干是西洋的”那种机械的联结。

通常我们的音乐家对这个问题还留意得不够，有些简直就忽

略了它。比如創作，不是洋調便是半中半西，非常不調和，再不然，就是写老百姓的用民歌，写知识青年的用西洋风（这虽是学习西洋、創造新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現象）。由于这个事实，也就說明了我們接受了西洋方法以后，还没有創造出新的适合于自己的表現方法出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尽力从各方面去探求，使它很快过渡到新的形式。

李 綠 永^①

1939年11月 重慶

① 本集中的署名，除眞名之外，其余均系著者的笔名。——出版者注。

我們應該怎样来理解新音乐

与新音乐运动

——并答某先生

中国“新音乐”文化战线是諸艺术中最脆弱的一节，这是无可置辯的事实。

因为它的脆弱，所以使得“新音乐”的发展迟緩，造成了許多問題的混乱。

中国“新音乐”文化战线为什么这样脆弱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新音乐”发展的历史的短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新的队伍的主观努力不够；甚至有疏忽了这个工作的傾向。

由于新的队伍的“怠工”（实际上是如此），对文化教育工作（包括一切音乐理論的介紹、整理、創造与教育）、斗争工作缺少应有的关心，对指导与爭取新的力量的任务沒有切实地担負起来，使得許多新音乐上的問題还没有正确的解释，使得新的力量还没有团結成为不可侮蔑的战线。因之，新兴音乐虽然产生已有八九年，并且获得了若干成就，尤其是在抗战中曾創造了伟大的光輝历史，然而，今天却还有人怀着不可思議的野心，恶意地曲解、攻击、压杀“新音乐”，冀图使“新音乐”陷入那荒謬、糊混、不可救药的沒落的活动里。比如某先生的《所謂新音乐》，不仅說我們称新兴音乐为新音乐是“多事”、“标奇立异”，并且說参加实践（尤其是参加音乐文化运动工作）是“貽祸音乐艺术”，更从而叫我們“放下工作”，“不

要再嚕嗦”，“回去学习学习”，好让中国音乐活动由这些思想錯誤的人物来摆布。

我們是新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我們是“以新音乐(新兴音乐)为标榜的人”，当然，对这問題，不会“无視”地由它糊塗开去，而真正地“貽祸音乐艺术”，“貽祸”国家民族

首先，这位先生說，一切事物本来就没有什么新旧，今之所謂旧者，往昔却是新者，今之所謂新者，他日也終变成旧的了。因此他认为在什么音乐上加一“新”字是“一些不是右傾”的青年“标奇立异”的“沒有意思”的所为。

音乐本无新旧的分別嗎？

是的，永恒的絕對的新音乐是沒有的，但是，相对的新与旧是成立的。也就是在划定的時間內的絕對的新是有的。

这个道理，凡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

举个例吧！比如新武器与旧武器，虽然旧的过去曾做过新的，新的将来終要成旧的，但是，在我們今天来称呼它，那就不能說紅纓枪、大刀、木棍为新武器，飞机、机关枪为旧武器。也不能都称它为新武器或旧武器。

同这道理，在音乐上为了容易辨别这种和那种音乐的性质的便利起見，把某几种不同的初生的或古旧的暂时定名为“新”或“旧”(或固有的)，这不是很合理的嗎？

我想，就是比这位先生更糊塗的人也不会不承认吧。

其实，假如还不至于完全昏愊，他一定会晓得，近十年来，中国音乐是发展着几条不同的支流：第一，固有的音乐，包括民間音乐、雅乐。第二，近十年发展起来的音乐，包括黎派音乐、形式主义的

音乐(这名词不恰当,详细内容见后)和新兴音乐。(即我們所說的新音乐)

这几种音乐,或多或少地都拥有了一些对象,并且各自形成不同的性质与面貌:

第一、民間音乐。

1. 民間音乐虽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的艺术,但也有不少带着革命性质的歌調,有些新編的如山东的《东洋兵》、山西的《革命党》,以及反战的《調兵曲》……这是值得珍貴的。此外还有很大的部分是表现人民生活愿望、描写真挚的男女爱情的,而且曲調异常优美,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东西。

但是,我們也应该知道,有好些民歌民乐,不能滿足今天的要求。并且其中还有一些是与封建意识相調和的、宣传安天由命的。

2. 形式比較简单。

3. 它得不到很大的帮助,还需要大力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二、雅乐。

1. 形式与演奏技术較民間音乐高深。

2. 过去虽曾探討了很艰深复杂的乐理(如南朝錢乐之的三百六十律),但到現在,只成为理論上的述談而已。

3. 雅乐有不少是皇朝士大夫享乐、点綴、粉飾升平的艺术,其中有毒素的作品也随他所属的阶级的沒落而沒落了。其中較好的,应该保留研究。

4. 雅乐无疑是多多少少地保有着民族音乐的优良要素的。但是由于工作者的抱残守缺,无所变革,使得那一些有优良要素的也无法发揚开来。

以上两种音乐,从常识上来观察,我們是无法把它当作“新音

乐”的。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考察，应当作为遗产来批判地继承而已。这一点，我想这位先生也同意！

其次，一般所謂近十年发展起来的音乐，这是自从外来文化介绍到中国以后所影响产生的。虽然在五四以前已经有过，然而大量的介绍并且刺激了自己也开始创作的情形还是五四以后才有。这些音乐的共通特点都是应用西洋音乐理论与部分的技术来处理创作上的一切问题，并且不采用中国工尺记谱方法而采用了外国的五线谱或简谱来记谱。

此外，无论形式、内容、题材选择、表现方法、以至整个音乐发展方向的认识，都有差异。

这差异表现于第一种：

1.“十五年来，我们抱着‘改创中国新音乐’的志愿……中国的音乐教育，凡为教育行政界所推崇的，对不起，整个儿‘奴化’了”（见《新歌集》的引言）

2.“至于音乐关系于国运之兴衰，与民气有颓废或振作的关系，即便孔子再生，也不免含笑喟然叹曰‘杀鸡焉用牛刀’”。（同上）

3.“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的‘老粗’也明白‘肚里饥饿，身上冷凄凄，男中音高唱爱群爱国，一旁配着妻儿哭啼。’凭你音乐怎样雄壮，到末了一样饿扁归西。”（同上）

4.“咱们同志，干的是音乐，给大众的是快乐而无痛苦，更无所谓麻醉，并且各式各样的歌曲，应有尽有，喊喊口号，发发牢骚，开开玩笑，发抒现代合理顺情的恋爱而绝对不关风化的歌曲，爱唱便唱，爱骂便骂。”（同上）

5.“只要宇宙不灭，这些种子从萌芽而荣茂，终有使中国新音